

# 薔薇之路

田 漢 著

1926.

民國十一年五月一日初版  
民國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再版

本書（實售大洋二角）  
（外埠寄費二分）

蓋 薇 之 路

【 日 記 】

版 權 所 有

著 者 田 漢

發 行 者 趙 南 公

印 刷 者 泰 東 圖 書 局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

總發行所泰東圖書局

分局開設南京大花牌樓  
代售處各省各大書局

## 自記

我這日記至少想寫十年。但是能否寫完一年，我也沒有把握。日記是內外生活的記錄；我顏我這記錄曰『薔薇之路』，但將來我們的終止到底是薔薇是荆棘，還不可知。要之薔薇荆棘，關夫天命。十年一年在我大事我處管從人事上努力去罷。

民國十年十一月十日太平洋會議開會之前一日  
田漢識于東京戶塚之月印精舍

## 漱漱的序

大哥前幾天說：「寸多厚的日歷表，每天祇扯去一張很薄的紙；可是不知不覺中一天天的減少。現在呢，祇有几分厚了。」我聽了一聲不語的坐在傍邊想道，「若是有人每日照樣的集下一張紙來，那麼過了一年，不也和那扯完了的日歷表的最初一樣厚嗎？再想到初夏的時候，萬紫千紅的花，鋪滿了山野林園，做了人類和一切生物的錦繡的茵褥，到了秋冬之交，紅黃赤赭葵各色的樹葉，從枝頭蕭蕭落下，給了我們多少哀愁的情調。然而滿地落花，滿天落葉，也祇是一片片落下來的東西。各藝術家的作品，讀起來比蜜還甜，比薔薇還香，比梅子還酸，比藥還苦，其道理有時比太陽之出處，水之流處，還正確，使我們爲之正襟，爲之拍案，爲之微笑，爲之流淚。然而

他們那些一代的鉅製，也祇是一字字寫下來的。花哪葉哪，文章哪，又何嘗異于日歷表。春花之謝秋葉之落，如日歷表之一天天減少，不過文章之製作，如落花之日多，落葉之日厚，和扯下來的日歷表之日集於紙籠子裏罷。

我記得 Miemey 之作日記，第一天纔偶然寫了一頁。我怕他難得有恆。可是纔寫了二十一天已成一冊了，這真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呢。他的日記中間，寫我們的生活之外，其他自然描寫很有些有趣的。他對我們說，若能是這樣寫十年下去，也是一件大事業。第一可以了他自己一種心願。因爲我父親送他出國的時候，曾要他每日作日記，謂可以養成他的恆心，祇要有恆，便可與世界學者宣戰云云。我聽了一面望他莫忘記父親的囑付，一面暗祝他，如願的成功。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漱瑜

## 老大的序

諸君，到這『薔薇之路』來！這路上有自成聲調的音樂，自成彩色的畫稿，有可折的花枝，有可掇的芳艸，還有一滿杯不必真飲，也會沉醉的『青春之酒』。

我從不知「悔」字，怎麼寫，偶然遊心到這『薔薇之路』，便覺得有一個「悔」字，很真切的寫在我心頭。我也走過彷彿類似的『薔薇之路』，那時却等閑走過，從不會在路上插一個路標。現在看見這似曾相識的路標，使我悔當初不該等閑過了『我的來時路』。

咳！『來時路』我的『來時路』已包着一層比夢還模糊的烏烟，比夢還愉悅的白雲，完全無從辨識了。

# 薔薇之路

中華民國拾年拾月拾日

秋雨連日不止，今日晨起又依然滿院蕭騷，廊下如纔經滌拭後的船板，鷄  
窠在床下可可的閒吟，案頭瓶內養的蟋蟀，早一聲也不響。從半掩的雨板  
間，望諏訪之森的時候，淡烟斜雨，把青的天，綠的樹，染的模模糊糊。想起那  
一帶森林裏，藏過我多少歡，愉多少鬱悶，藏過我和漱瑜多少默禱，多少笑  
語又想起那森林那邊的釣魚池畔，也留過我們多少風致悠然的記憶。又  
想森林這一邊的秋葉庵裏，更留過我和漱瑜及他友人多少妙緒橫生的  
清譚，和我多少自然的歌詠，自由的畫稿。這個心也不覺隨着雨聲在那里  
瀟瀟灑灑，歷歷落落。

下午，友人某君來談，遍及藝術，社會，戀愛諸問題，尤以愛之當靈的肉的，爭

論得興奮。友人是主張靈的，我則主張人的。因爲人是有靈有魂的，同時是有血有肉的，不能偏榮靈魂而枯血肉。某君於我意初不反對，然自以趣味理想偏於靈的，大家都不願強同。午後四時半，至神田上法文課去。久雨新收，夕照如火，映家家玻璃窗作黃金之燦爛。坐電車過飯田橋時，從車窗望天上見紅雲疎處，長虹懸綵。課後歸途，青天無醫，明日當頭。過早稻田運場，月華可拈，夜氣襲人。旅舍燈窗之內，但聞絃歌之嫋嫋。登坂上回首早稻田終點，帝國館電燈之結綵，如美人穿夜光珠爲額飾一般。

## 中華民國拾年拾月拾壹日

早晨漱瑜先我起去了。我正在睡夢中，忽然覺得唇上一冷得來。漱瑜笑着推我道：「二哥，快起來，今天好太陽啊，快起來看。我剛盥洗了等你一塊兒去喝粥呢。」說著一面推開窗外雨板，日光同鳥語，同時跳到我的枕畔。



來。我一翻身便掀被而起，用兩個手背在那里擦眼睛。漱瑜笑指着我說：『你看你這個大孩子哪！』我也笑了，披一件單衣便往廁屋小解去，漱瑜還在後面說道：『你快來穿衣不要着涼了。』

穿衣，盥洗之後，在廊下略散散步。覺得今天到處都漂着一種使人舞蹈的空氣。略看了各種日報隨卽照例將日日新聞連載的學者氣質翦下粘起，粥也懶吃得，便坐在位上看起來。漱瑜吃了粥後也擎着朝日新聞的小說坐在我的左膝上看。

我看書報的眼光被庭前的景物奪去了。你看甚麼書中，有這樣一幅生氣盎然色彩鮮明的插畫。紅的楓葉上，褐的無花果葉上，青蒼翠的松拍葉上，綠黃的芭蕉葉上，嫩綠的薔薇葉上，受着朝日的光都像點着無數的金蜻蜓銀蝴蝶似的。微風一吹，這些金蜻蜓銀蝴蝶在那些青綠紅黃的色彩

中間飛舞起來。同時庭前好像黃緞子起紫花的地面上，那些紫花也跟着在黃緞子上飛舞起來。看了真令人起『地上樂園』之感。祇可惜秋風連夜，那枝大榆上的枯葉，蕭蕭的落了滿庭，黃緞紫花都減色了。

潘君鬚髮也見到了，忙下階緞穿着『庭下馱』拏起掃筲把枯葉掃了，便晒衣履。晒了衣履之後，便拏起剪子棍子，蹲在一枝薔薇的前面去替他修枝扶幹。潘君甚胖。這時是陰歷九月天氣，他還穿着一件單和服，忙得熱起來，并和服的上身，都褪下來，納在腰帶上，蹲在地下。做事的時候，他那白胖胖的背上，滿映着一背的花。

阿呀。你看小蟲兒也飛起來了，小鷄子也走出來了，殘蟬也曳起聲來了，蟋蟀不知早晚，也唧唧起來了，遠處的鷄也格格起來了，愛雨後新晴的，祇我一個人呢。

閱報載兩椿免職事件，一椿是步兵中尉堀江某，一椿是帝大助教授藤某。兩人免職的原因，却因着戀愛問題。堀江某因爲俄語很好，當出兵西伯利亞的時候，和一個俄國女人叫做 Anastasha 的發生了戀愛關係。堀江歸國後，本年八月間，俄女遂遠道找來，堀江親迎之於敦賀，其後便要她在麴町區有樂町一丁目阿迭沙珈琲店當 Waitress。他自己常常穿着軍服去看她。因此陸軍當局認他爲紊亂軍紀，於昨十月三日停了他的職。後藤某因爲少時家貧無力讀書。繼後藤常子家爲養子，十五歲時和他的孫女仲子結婚并生了一個三歲的兒子孝久。後藤自得常子，資助得由高等學校入大學，以至卒業。以成債優秀，昇採鑛冶金科助教授，且將送他留學。然自是後藤某不復顧其養母髮妻，而迭與魔性女人生關係。近且與某女

同居。一方養母常子貯金六千餘圓既爲後藤使盡，祖孫困餒於本鄉之蓬萊館，哺其幼兒，以糊紙袋度日。此事數日前由讀賣載出後，大受社會之非難。昨十日依文官分限令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四號由帝大總長命令他休職了。

此等事在日本頗不稀見，關於前者有滋野男爵與周南夫人（法國人）一事。關於後者有石原純博士與原阿佐緒女史（詩人）一事。滋野男是日本在法國參戰的名飛行家。石原純博士號稱日本物理學界的國寶，同時是恩思坦的相對論的有名介紹者。他們都有很有味的羅曼斯。不過不可與堀江後藤同日而語罷。

下午教了漱瑜幾點鐘的王爾德的獄中記 De Profundis。老大要我

同他到公使館會某君，因為路不熟，恐怕找不到。我因為適有事情不大想去，潘君午睡醒來，我便轉託他。他接應了。晚飯後我把事略做完，便倡言一塊兒到葵橋去頑，番君高興起來勸漱瑜和老七一塊兒去，打轉到神樂坂去遊夜市。漱瑜不大願著中國衣服，且以沒有鞋子穿，初不願去；極力勸她，她纔笑說：『我和前日一樣著男子裝去如何？』大成拍手贊成，她如是拏着幾樣衣帽，到她房裏去了，我們各人穿好衣服戴好帽子，我還帶着一本 *The French Impressionists* 安排到電車上去看，剛要到門前去穿靴子，忽聽後面有人拍肩喊道：『田君阿那里去？』我回頭一看——仔細一看，不覺微笑起來，『這不是我的小弟弟嗎？』

我們一行從早稻田終點上了電車，從飯田橋換車向葵橋去，車中總是我，和老老七夾着我那『小弟弟』坐了。他（？）望那里，我也跟着望橫着

身子望那里。他那『鳥打帽』雖然把耳朵都蓋煞了，可是還蓋不了兩鬢及後頭的淺髮，就是他那兩個耳朵的上紅痕也逃不了我的眼睛，所以我非常耽心。可是看車上的人也有正襟危坐目不斜視的，然大都東倒西歪，無略顧人家環孔之有無，髮毛之長短。注意深的還是女人。從飯田町到葵橋的車上有一個帶着小孩的女人，始終望着漱瑜。這難道也是英識英雄嗎！飯田橋購了兩份晚報，一時事一報知，報知上載着一件中年的美人忽變而為男子的事情說，『靜岡縣浜名郡舞坂町區砂町有一個營雜貨店的中年美人名本山定子（四〇）的，自成人以至四十歲，未嘗結婚，頗招鄉里疑測，至近年定子體質漸變，柔婉的曲線，忽焉而堅硬，清脆的聲調，忽焉而粗澁，筋肉隆隆，舉九十餘斤之物，初非難事。最近此種傾向益著，月經亦停，近鄰女伴，逐漸疎遠，而好與熊公八公（村夫之類）相周旋。世間僅悟其氣

質之強，而不知本人對於她（？）自己的屬性，懷絕大之苦悶。後來遂乞該町杉浦醫師之診斷。杉浦氏勸以受專門的手術，率性做男人爲得。定子便和她（？）的父母商量，馬上到東京來入大學病院。手術既終，前日之半老佳人，變成了中年的美丈夫。髮則斷『丸髻』而爲『角刈』，衣則截長袖而爲短裾。走起路來，雖有一點八字腳，可是昨十月十日己堂堂歸宅。訪問本人時，他回顧室內的化粧鏡，用男子的口調，快活的爲記者言曰：『我的略度了四十年間的女性的生活，從此又安排入我的新生涯，想起來真像做夢的一樣。』云云。我把這一段新聞指給漱漱看，漱漱看完，不覺招實與我相視而笑。

我們到葵橋下車，便上永樂町那一個坂，這一坂，是我們民國八年五月七日，圍攻公使館時，八百健兒長驅突進之地，今晚重經此地，那一種壯烈

的場面，不覺電影一般，又活動於我的眼底。上了坂近鍋島邸時，兩傍石砌內，蟋蟀之聲，叫的真是嘹亮，老大又幾乎安排去捉。已而近公使館，使我想起去年十月十七八幾日，靈光演習之時，公使館的應接室和彈子房都成了我們的新劇演習之場。聚當時東京留學界新劇之人數十輩，忍飢挨渴演習其中數日，不可謂不熱心。特艸創伊始，諸事不齊，脚本及演出皆未能收我們心望的成功，亦勢所必然。然而今日，則并此數十輩的幼稚演劇家，而亦風流雲散。最熱心的伯範君新自故國歸東京，亦言于故國劇界大抱悲觀，以後于東京留學界的劇壇也宣告隱退，使我想起真難過。雖然真有心的人，豈因外界的感觸而變其初志耶？

他們進去許久方出，則云某君已隨中國便節一行赴美。某君爲吾湘同學中之富有胆氣與一貫的主張者，我雖未能盡許其主張，然殊祝此行於



他有益。

我們下坂後依然坐電車歸飯田橋，由飯田橋上神樂坂，略購信紙畫片，經早稻田步行歸社。然而我的小小弟弟已經困頓得走不動了，帽子也懶取得了。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十一日

上午閱報外無甚深的印象。老大邀我同去找劉毅公先生問太平洋問題，因為他昨日到橫濱和那些寄港的使節團會見了。可是我們在下戶塚找了許多時沒有找到他的地方，祇好算了。擬寫速達請他來舍。老大往郵便局取了二十元，我們遂同到江戶川橋畔一書店，為漱瑜購第四 *Nov*

*National Reader* (一圓十六錢) 英和固有名辭詞典等書又入正街購各物事，順便至山岳堂，購秋田雨雀氏「國境之夜」的戲典集一冊及橡皮一

塊而出。山岳堂爲一長寬不滿一丈的小店，然所發賣的東西，絕精雅而高尚。除店子的中部陳原稿用紙，信封信套等文房具外，兩邊則左陳歐洲各國原色版名畫，右陳各國及日本名山鉅嶽的寫真。正面則陳東西宗教藝術的著作。山岳堂之名，恐怕是專由右邊來的。此店曾有人說他是白樺派的小賣店，看他那種宗教的，貴族的，藝術的色彩，真使人額首。

回來即以第四讀本爲漱瑜講述大意，因爲她要入女子大學，而該校入學試驗的英語讀解適以此爲標準也。該書第一課爲 *I am going to*（我就安排去做）藉一童子漫應母命，而耽嬉遊，以戒人做事之因循緩慢，把 *Going to, wait a bit, Pretty soon, In a minute,* 等拖延之語擬爲精怪，把此兒攝入『遷延之國』 *The Kingdom of Procrastination* 謂遷延之國裏的人民猶豫，緩慢，放下，（*Delays, Tardys, Put-offs*）諸族外竄居一隅的

有『太遲了』，Too late。『太遲了』的，這些小兄弟們，較諸其他，最爲可憐，云云。我讀了不覺苦笑，這不明明是罵我自己嗎？卽如最近我接應替吾友張聞天君寄 *Iliad and Odyssey* 去，又接應替舊同學某君購植物圖鑑去，到現在我依然是『請你等一等，我馬上寄來』（Wait a bit, I'm going to）不是很好的例嗎？我中國之不振，也壞在舉國上下，遇事遷延，日積月累，遂至不舉。咳！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自己也好，我們國家也好，總不要弄成那最可憐的太遲了啊。

下午教書，讀書，并收拾書之後，四時十分遂往神田上課，帶秋田氏的「國境之夜」在電車上看。到神田已電燈燦然現出都之夜的情調了。登校入講堂，則教者依然爲八木女史代理，遮綾夫人（法國人）殆病狀未已耶？八木話雖流暢，而發音則無似。我不大願聽她的，點名點到 *Monsieur Den*

時照例還他一聲 *Present* 之後，我便取國境之夜以代讀本，未及課完，該劇已通讀一過了。秋田氏在早幾年島村松井的藝術座全盛時代早已聞了他的名，一直到今年暑假可思母俱樂部開第一次講演會的時候，纔於演說者專用室內會了他。他聽說我研究戲劇，問我要脚本看，說他也做過脚本的。我雖然知道他是日本的好脚本家，可是平日不過在店頭有意無意的翻閱過他的『三個魂』及這一本劇曲集，究竟沒有細細拜讀過。今晚承八木先生驅起我讀完了這篇，總算我對於秋田雨雀這一個日本劇作家，最初的作品印象了。大體這一篇——國境之夜——與其談技巧，無甯講他的熱烈的中心思想。他的主意之所在，在主人公拒絕雪夜叩門乞救的難人之後，他們父女的問答。

主人（嚴格的）都睡去。我還非做事不可。你們常常為別人的生活

所苦，我平生不妨害別人的生活，也不願爲別人的生活所妨害。

女（突然）爹爹！這就是您老人家的哲學嗎？（半帶哭）那麼真是不足道的哲學……禽獸的哲學，都比這個好些……爹爹的哲學，是石頭哲學……

最後主人公悔悟之後，要忠實仁愛之倭奴 Anishika 同去看昨宵凍

死之人時——安利西加曰：內地人！今日怎麼樣了？人家說「內地人

有兩個心」是真的嗎？可是倭奴的心始終祇有一個，你們不行，不行！

主人曰：（和倭奴深深握手）安利西加你是幸福的人！祇有你是真的人！

一言以蔽之，此劇主意在攻擊個人主義，其反面便是力說社會主義，得暇想盡讀其所作劇，庶幾能盡他的「全圖」。

下課後，在神田一帶購書五六種，乘電車至江戶川下車，就近爲老大訂

刻名片并爲漱瑜刻一小印，皆約十八日朝去取。在江戶川町某店吃了兩碗麵，又在早稻田某書店購國本田獨步的戀愛日記。歸寓時已經十點多鐘，漱漱及老大他們都睡了，舜生聞天同來了一封信。

昨晚還有一件可紀的事，今追述于此——

當我爲老大訂刻名刺之後，擎着書物過江戶川橋，又穿過電車道入大街時，看見一個大珈琲店前面，圍着許多人，我也走上前去一看。原來一個人在那里耍把戲，中間點着一盞長管瓦斯燈，側邊鬚髯放着一個提籃，看的人自然的形成一個丈多長的圈子。前列幾乎盡是小孩子，後列也有背着兒子的婦人，也有披着披風的老者，也有停着自轉車的徒弟們，也有普通所謂閒雜人等，中間還雜着幾個中等高等的學生。一個來得稍遲的小

孩子，他在後面探頭探腦的望，望不到，便不聞不問的扯着我的衣袖，顯起望人家肩頭縫裏攬着看。那個要把戲的，這邊一路，那邊一路，望着地下喊口令，『開步走，一，二，三，一，二，三』的。小孩子們，以爲他使魔術，驅着地下甚麼東西走，都隨着他的視線望着地下，其實看地下時並沒有甚麼。如是又招眼望着他，那一種樣子，真是『無邪氣』。講老實話，我也是被他騙子的一個，陸續來的人，幾乎無一個不給他騙了。不一會口令停了，他說『你們看我的口令是不是很好的，我昨日在陸軍幼年學校前面喊了幾聲，幼年學校校長聽了馬上出來嘆美我，并且要請我做口令教習……』他看見圍着的人漸漸要擠攏來，他便說：『諸位不要動！世界上祇有不動的人最偉大，你看西鄉（隆盛）先生，站在上野公園二十多年，風吹雨打，鳥矢屙了一身，他還一點兒不動，所以他是日本第一個偉人……』又看見看的人有

走動的，他便說：我有法子看得出誰是「泥捧」（賊也），誰不是「泥捧」，諸位要小心懷中物，保不定諸位中間有「泥捧」先生，我講「義」的時候，有跑掉的，那人便是「泥捧」，因為他當不住良心苛責，所以跑了……，」說了這話，看的人果然，誰也不敢先走。他又說：「我就從諸位帽子的戴法，也可以知道誰是泥捧，因為泥捧的帽子，有一種特別戴法。」一看小孩子們聽了這一句話，果然你望着我的頭，我望着你的頭，頭上帽子沒有戴得好的，都暗地裏伸手去挪正，還有那太站在前面的，不好用手去挪，祇好紅着臉苦笑。那頑把戲的，忽然指着一個很小的孩子說：「這位少爺的帽子，真戴得好，他將來一定有甚麼成就，不是說恭維的話。他將來一定可以成一個大人。」說着；他借了那小孩子的制帽，戴在他那毛髮鬢鬢的大頭上，恰象影戲中演喜劇者。因手指腳劃說明戴帽之法，非如此不可。觀者皆為失



笑。正是這個時候，一個制帽制服的警察，分開衆人走進圈子來，斥他不該占地太寬，防碍交通，逼他縮小範圍，頑把戲的說那我很困難。警察說：你不搬開，我也困難，行人也困難。如是頑把戲的沒奈何，祇得收拾提籃夾起，右手提着瓦斯燈的長管，無精打采的，隨着警察去。可是小帽還在他那大頭上，那小制帽的小主人，急喊『還我的帽子！』這時頑把戲的，兩手無空，不好如何，還是警察先生親切，忙在他的頭上取下來，交給那孩子，那孩子胡亂的把帽子向頭上一戴，沒入混雜的人叢中不見了。

(十三日追記)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十三日

午後高見一雄君（早大英文科一年生）偕其友某君來，爲商量教授漱  
瑜及老大的日語事。我與高見君縱談日本文壇現勢，與新劇運動，意氣萬  
丈，各忘其國籍。及今天要商定的事，自稱的代名詞，由『私』Watakushi 變

爲『僕』，僕由『僕』變爲『俺』One。殊不類第一次相見。閱時二點鐘，纔歸到正事，其結果高見君已允受日語教師之約，我甚爲漱瑜，老大慶得良師，以高見君青年學生之氣甚厚，沒有受普通教日本語的流氓的洗禮呢。

鬱居八疊席內，終日執筆，對着書廚，偶望庭前，花木就衰，落葉不掃，三兩隻小鷄在落葉中爬搜，沙沙作響而已。擲筆而起，邀漱瑜老大入取訪之森散步。森中一個人也沒有，古寺階前，落葉較我們庭內尤多，林中更可知了。我們呼嘯一聲，滿林都起一種蕭然的反響，使我們不敢呼第二聲。漱瑜在地下拾了一些栗子，給老大，老大劈開要吃，漱瑜說：『不能吃。』老大鬚髯很可惜的丟了。踏着落葉，過秋葉庵門前時，那暑假中繫着我們無穹的清涼味的葡萄藤，已經半枯了，那賢慧的水鋪女主人的門，也掩了。我們各人

都向他那『秋葉庵』三字的舊燈籠上，報以懷舊之一瞥。出諏訪神社時，左邊的樹上，還掛許多的紙條兒，像耶穌聖誕節樹一樣。想是前月大祭那天掛的。我有意無意的扯一條下來，搓成一個紙團，不知道去到甚麼地方去了。上靶場的長堤時，看見堤的兩旁生了許多野菊，黃豔可愛。漱瑜連忙去採，我和老大也幫着替她採。漱瑜不覺喟然和我們說：『你看，我們前幾次過這裏的時候，兩傍的艸木，長得幾乎過不得身，并且望不見底，不想纔有幾十天不到這裏來，就零落到這個樣子。』我一面找野菊，一面應他的話，一留神把一枝灌木底下的小黃葉，當作了野菊去採。漱瑜因爲祇穿一件夾衫子出來，在高堤上當着秋風，兜着我喊冷，我便扶着她下了堤，到暑假中，我們慣好來乘涼，那塊艸坪去去耍。久沒有舒展筋骨，一到艸坪，不覺大家都本能的歡呼，活跳起來。這時潘君和老七也趕來了，我們五個人合

在一塊兒頑。漱瑜祇顧摘野花，人家一擷了好的，她總哼著向我要，或直接向他們要，老七和老潘也爬到右邊隄上，沿着隄畔，一心不亂的尋野花。老大檢了一個暑假中，在這裡乘涼賞月的人，遺下來的酒瓶四只做鉄餅，丟爛了，也搶着來摘花。我摘的花，大都給了漱瑜。及到循堤歸家，各人手中好歹都有一大把花，可是我所有的，不過最後在池邊摘的兩小朵野菊，我定要再摘一些纔同回去。漱瑜連忙跑來止住我，說算了，回去了罷，你的和我的一塊兒在這裡，你要時我分給你。說着便安排分，我笑道不必，我原是說笑話的。

歸家後，老大和老潘的花，便和起插在大花瓶裏，老七便把他的花，都栽在院子裏楮樹下。我和漱瑜所有的，都理好插在她那小花瓶子裏。如是我們屋子裏滿屋秋芳了。

中華民國拾年拾月拾四日

早晨還睡在被窩裏的時候，得着初梨一封信託我兩事，一俄國盲詩人葉綠聖柯君將之上海，要我飛檄上海友人與以便利，一爲本月官費不足二十元，無以資其弟，要我幫忙，我都接應他了。初梨日文書札幾乎盡是名文，固由他的日本趣味深，最大原因，還是心意之純真，和感情之熱烈呢。今日的信，抒對於葉綠聖柯君的感想處，其詞優婉，其情急切，殆藝術家對於藝術家的同情之最純者，使天下藝術家讀之，誰不起挺身而起之念。我嘗以爲要得名文，當性格，境遇，事件都是文學的。以初梨的性情，寫一個不幸的盲詩人，漂泊異國的事件，文章有不好的嗎？

今日是日本鐵道開通五十年紀念祭日，上午方散步庭前的時候，忽聞推進機的聲音，吡吡啞啞，天際，抬頭遮眼一望，一在桑之巔，一在屋之角。漱

瑜老大等前屋跑到後屋，漱瑜要下院子裏看，已經沒有「下馱」了，隨手把報紙散在地下，便跳下去。姚君初來，赤足跑到無花果樹的前面站着看，其熱心可知。閱報，知道兩機，一爲民間飛行家小栗氏的，一爲英國技師某君的，爲祝賀鐵道開通祭并佈宣傳說帖而飛的。

晚上高見君未來。庭前偶立，遙見月華如霜，燦人屋瓦，不忍辜負良夜，邀漱瑜老大老潘等，將遊江戶川公園，并往 *Cafe Paulista* 喝珈琲去。將出門老大亦歸，拉他同去。議明月之夜，不宜步燈火之街，遂改向戶山原，以是地爲我們最愛遊之地，而老潘僅聞其名而未之見者也。取道諏訪之森，森中漆黑，月影瀉地，如美人黑髮上簇着無數夜光之珠。至林木稍疎之處，天色像藍寶石的結晶體似的，那團團的月亮掛松枝之巔，光華格外的清麗，使我們想起暑假中，這樣清麗的光華底下，那樣溫馨的密語來。出諏訪神

社後，沿着大路走，眼界既寬，月色愈美。晚風吹衣，頗感薄寒。四野寂然。偶見人影。老潘戲作狗吠，啞啞數聲，引起遠處人家的狗吠過不止。老大和之。老七且作鷄叫，我笑道：你們真是鷄鳴犬吠之徒呢。過鐵道後登斜坡，遇一隊人散步歸，聽他們的話，像都是中國人，沒有打招扶，便過身去了。走過那一軒茶室之後，漸入戶山原。這時候老潘老大便趁勢跑跳起來，我和老七便喊起口令，漱瑜依著我的左邊懷裏，祇叫我『慢點走。』走到我們常到的那坡上時，那無數排的松樹，早化着幾大堆的黑雲。左邊坡下，是一個村落，輝煌着幾家燈火，我們常來睡覺的青草，比以前更深了，雖在月光的底下，藏不了她那枯黃的顏色。老七是赤足穿「下馱」來的，在草中走時，連呼『露水很重，』俯視我自己的靴尖，早已光亮和洗了似的。我們三個人手搭着肩頭，隨他們兩人走下坡去，老大立在樹陰裏若有所思，老潘便入一

家小店子裏，買東西，我們趁這時候，便聯步走到松林裏去，老大也跟着來了。漱瑜剛到林邊，便扯着我的手不肯進去說：「我不願意，我怕！」（日語）我說：「有我和老七等，不怕。」她纔舉步，老潘也來了。他買了三盒牛奶糖，各人分了一些，我們一面吃一面走，談話的調子，一時都變成喉音多，齒音少的了。漱瑜指着東方一個大星問道：「那是甚麼星？」我答曰：「不知道，但一定是一個有趣的星，你看他的眼睛，那樣一睜一睜的。」她隔一會子，依然用正音說：「我在周南的時候，同學中也有那樣一個人，大家都笑她呢。」我們且談且走，由戶山原入八木村，由八木村又入戶山原，數轉乃就歸途。過戶山靶場時，議乘興登那三角的小山，老大靴子爛了，老大穿著「下駄」都不願，老潘奮勇先登，我和漱瑜隨之而上。舉目四顧，前爲靶場，左爲戶塚町一帶居地，後爲戶山原，右方遼遠，莫辨地名。這時皓月愈加皎了。



涼風愈加涼了，荻草盛着月光，和垂着頭的荻花，同在晚風中搖曳。我和湫妹都想起七月七日，那晚坐在這個山頭話舊的情調，那晚月亮正是這樣明的，涼風正是這樣涼的，可是相隔又一月多了。那一晚，後面那家人家熱熱鬧鬧的，合唱着八木節，今晚不知道甚麼緣故，却連燈火都不見了。但聞遠遠的有淒婉的笛，沉雄的和謠，聲音入耳，聽了使我和湫瑜都暫入無言之境。湫瑜又哼着遠風吹起冷，我便要她同我一塊坐了，用手接着她的背，同望着東京驛方面的，放了慶祝火花。老潘合兩掌於口和在底下打靶場內耍的，老大老七應答了幾聲，不知甚麼意思，急於要先下去。他下去了之後，老大又在底下催了我們幾聲，我纔招扶湫瑜下去。老大早從場內跑到山下接我們了，歸時已十句鐘，我們手上都弄了滿手的泥，因為那小山太陡，上時容易，下時倒很費力呢。

中華民國十年九月十五日

午前閱早幾天的報有兩件事情，頗可紀述，第一件是十二日早晨的事。據國民載稱，當日拂曉小石川小日向台町某會社社長乾某次女名稻子 Ineko 者，於自宅裏邊十鋪席子的臥房內，飲多量的昇汞水圖自殺，正苦悶中，爲其妹子所發見，急呼救，家人全集，請鄰近的醫生施應救急方，無效而死，死因甚祕不可知，然大約爲婚姻問題。稻子於四年前卒業於神田佛英和高等女學校後，專在家內幫助家事，與女校時代舊友往來幾絕，亦不常外出。在學當時，卽愛讀小說，最近尤耽讀詩集，流於感傷狀態，死時，枕頭傍邊昇汞水的壘子之外，則錦華堂主九條武子夫人的錦裝的詩集一而已。

第二件則爲近來東京疑獄大審判中的美麗的插話，自從東京市瓦斯

加價的黑幕，揭穿以來，連坐投獄者七十多人，有石子會社經理某者，也在被告之列，政府捕之甚力，可是自此事發生後便杳無蹤跡。此次大公判開始，尙未就擒，某記者於公判日訪其家於赤坂某町，剛入其門，但聞曼陀璘的聲音，清幽入耳，叩其門琴聲忽止。娟麗的少女名春枝 *Garue* 者，出應客曰：「父母都不知道上那兒去了。……樓上是親戚住了家，裏祇有我的哥哥，和一個在中學校的弟弟，我晚上常常做受審判和被檢查的夢，人家總說我們的生活很歡愉，光景是怪我常常彈曼陀璘罷，我也望父母快些出來，可是全然不知道上那里去了。」講到這里，少女的秀眼中，早已紅淚盈盈了。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十六日

午飯後，應佐藤春夫君之約，再訪之於上目黑五九三，以前次訪未遇也。

步至高田馬場，上了高架電車，過東大六保，新宿，代二木，原宿諸驛，乃至澁谷。下車後，由右方出口下階段，至驗票口，交了車票，行不幾十步，入玉川電車停車右，購到大坂上的車票，往復九錢。場內外大書某校對某校於某處野球戰，於今日午後二時舉行，此故觀者頗多，學生尤擁擠。對面照壁上大書沿途秋色正酣，并畫地圖風景，以引遊客。上車時，遇輕裝行獵的青年數輩，肩上以皮帶荷獵鎗，肩下垂網，裝所獲的獵物。舉動高慢，如凱旋了的將軍。我上車後不數分鐘，便開車，經立道坂上略停，其處似有劇場，又像一電影館，髣髴演『軍國之女』，印象大淺，無從證實了。已而到了大坂上，我便跳下車來，下行數百步，下中將湯工場側邊之坂，至一茶店前轉灣拾級登右邊台地，則「佐藤」兩字名札，宛然在目。入門叩關，應門的一望就知道是我來了，忙闔門進去。不一刻，門後開，則一長髮短鬚削面尖口，而着青色小花

和服的中年人，略躬着腰走出來，望着我說一聲，「請上」，我便脫了靴子，把帽子拏在手裏，上了席子隨他入了他的書室。兼應接室，那時房內已經有了四位客，有三個穿着西裝，一個穿着和服，却沒有一個像我這樣穿着破舊的學生服的。佐藤君給了一個墊子，我照他們一樣的跪下來，也學他們一樣對大家行了一個洋禮，便默默無言的把兩隻手摸着脆膝的坐着。佐藤君先問我的學校，是不是高師，我說：「是的，」這並不是他聰明，因為我那製服的扣子上，明明刻着的。他又問學校教的是甚麼，我說是英文科。我聽了他這兩問，引發了我的火來，第一我並不是來拜門的，他不應該把我當做普通的支那學生和文學青年，所以我把墊子一移，拏出我的閑情逸致來觀賞他的院子，可是他的院子決沒有我們的好。我的視線便向內一轉，轉到他那堂上的一幅山水畫上，我的眼睛近來近視起來，也看不十分

清楚，並且恐怕坐在正中那位客，以爲我是望着他，所以我眼光便在四壁巡視一周，可是四壁蕭然，無一物可以駐眼，這一下沒有法子，依然祇好歸到佐藤君。佐藤君要那坐在正中的客，拏一本書給他，他轉遞給我，說這是他最近的短篇集。我看紅綾爲脊紫紙爲面，而顏其中格曰：『幻燈』。其第一篇便是以前在改造上發表過的黃五娘。我們從黃五娘身上，纔談起興頭來，由此談到中國的傳說，談到中國的翻譯界，創作界，談到日本的明治文學，大正文學的大家，談到戲曲，談到詩詞，談到介紹日本文學的要點。談到興闌的時候，夕陽已滿窗了。四個客剩一個了。并一個也去了。我也客氣起來說了一句，『我今天很愉快』。他便說：『我們還可以作長談，您不要走，日本的東西，您想都能吃罷。』我說：『能吃』。可是肚子有一點害怕，不知道弄甚麼難吃的東西來敬我。他去了一會，又作了一陣文學談，飯早已

預備好了。我移墊子和佐藤君對座，一中年清雅的女人坐在側邊添飯。一看菜時，一盤子牛肉，一碗松菌湯，一盆酸白菜，另有一樣黑絲一樣的東西，不知道甚麼名字，大體清素可口，沒有伸出筷子，不敢回來的東西，我真拜賜不少了。吃了飯之後，連喝了三道茶，又談起來。先說過他安排明年春上到上海去住一年。我說：『我也是那樣想，因為我要寫中國事情，每每訴之想像。此後非實地經驗之研究之不可。不過自己是南國的人，很願意到北邊去遊遊。』因為他說吉林馬賊羅曼斯，如紅蝴蝶之類。又為談計劃中的劇曲『不朽之愛』的大概，他根贊賞，并勸以作日文小說。其他談話頗多，不能備述。要之，今日的談話，為近來有數的快談，佐藤君的印象，亦為近來滿意之印象。留後約後說一聲，『失禮。』我依然擎着送來的帽子，穿起借來的靴子，作辭而歸，方上那長坂時，早已蟲聲唧唧，月色濛濛了。

中華民國十月十七日

今日上午讀易卜生的『羣鬼』，南山正雄君『近代劇概說的』敘說中關於『羣鬼』有很好的 Interpretation 他說：劇曲總和運命之神相終始，劇曲史上數百篇的名劇，都不過從各種見界寫出來其人類的罪惡和運命的錯綜，試把劇曲史上代表的三大家即蘇護克雷司 Sophocles，莎士比絲 Shakespeare，易卜生 Ibsen 的最有特色的三大悲劇，即『厄第頰斯王』 King Oedipus，『阿歲羅』 Othello，『羣鬼』 Gespenster 拏出來想想。這三篇戲的主人公，都不是甚麼聖人君子，也不是甚麼鉅惡元兇。而都是具有過人的胆力，勇氣和感情，在社會上充分可以受人家尊敬的好人。然而厄第頰斯王，則恥殺其生身之父，婚其生身之母，活活的陷於地獄的脩羅畜生之道，永不欲觸天日之光，和人類之眼，至於自抉其兩目。阿歲羅則



初愛其妻迭司迭莫拉不啻「掌上之珠」徒以惡奴儀雅果之讒誣，自己的眼中生了梁木，而謂明珠之有玼瑕，遂至碎其珠而不惜。及至發見真相，悔恨無穹，則一劍橫腔以報知己。最後「羣鬼」的主人公少阿絲華爾德 Oswald Alving 則如何阿絲華爾德本是一個純良的少年，徒以受了放蕩的父親之放蕩的血，雖有大志，而心智像膜隔了似的，不夠運用。同時又爲父親的魔鬼所憑，偶事放蕩，後腦已涔涔而痛。他如是知道他自己身體精神，兩爲廢疾。悲慘的丟了少年的希望，和巴黎的交好，歸陰鬱的北國的故鄉。在家裏住，又爲他的父親的魔鬼所崇，陰戲他家的美婢，這個美婢非他，實卽他父親生時所寵俸的前婢所生。于少阿絲華爾德異母的姊妹。一個放蕩者的父親，使其子爲廢疾者不已，還要使其子爲亂倫的畜生。

這三篇劇曲的主題，像打了商量似的，寫的都是人類的罪惡和運命的

可怕。我們去看這種戲，把舞台的世界和我們自身相比，覺得我們同是一種脆弱的，愚癡的，多愁多恨，易犯罪惡的人類，對劇中人的運命，或為之哀戚，或為之慰安，髣髴入甚麼療養院似的，這也是悲劇的好處。

可是這三篇悲劇，從厄第頗斯和阿歲羅的世界到『羣鬼』中阿絲華爾德其間變遷亦何其巨。就悲劇的最後講，「厄第頗斯王」的主人公，戴高冠，着高履，披五采絢爛的王袍，於春色無邊的多島海之濱，琉璃似的明空之下，從那集普大千世界的人類苦似的，淒厲悲劇假面之下，用響徹三萬觀客席之各隅的大聲，一面朗頌詩人慘淡經營的美麗的台詞，以赴他那神話中的巨人，負傷而倒的，最後那一種表情何其崇高，何其悲壯。次則謨亞的英雄阿歲羅負着百戰的功名，和美人的純愛，念着愛利查伯斯朝的大詩人，令人欲醉的美文，抽七寶之刀，斷其生命之流的時候，及今觀之，也

何等雄壯，而最難比的就恐怕是阿絲華爾德！

阿絲華爾德不過是一個少年失恃的美術學生。而受了他父親放蕩的遺傳，遂至心身兩方都陷於半腐蝕的狀態。醫師宣告了他的死，豈止死，比死還要可怕的白癡狂疾，又對他的異母的妹妹求婚，而不自知，又卒見棄於其妹，傾家產，以建設貧兒救養所，又被火全燒了。最後在那北國的愁空之下，扯着寡母的手，求太陽之光以死，何其慘也。厄第頗斯與阿歲羅臨死之時，各對神明，謝其違法，悔其悖命。而阿絲華爾德之死，則對於殘虐之運命，不問可否，祇睜着懷疑之眼。厄第頗斯與阿歲羅無論神也好，運命也好，甚麼也好，總有可以怨訴咒罵的對象，而阿絲華爾德沒有他，祇有悲痛的人生之懊惱，他祇有無法可施的人類苦！

以「厄第頗斯」代表古典主義，以「阿歲羅」代表羅曼主義，則「羣

「鬼」一劇，實近代自然主義劇中最初的標本。

易卜生劇之務於人性中，求悲劇之動機，實更痛切的，細緻的，深刻的，追究莎士比亞以來，近代人類精神的結果。易卜生劇的形式，實離莎士比亞以來之定型，直溯希臘古劇，而復活其簡約的三一一致式者。世人說易卜生劇的序幕，即從普通劇的序幕出發的，就是這個道理。「羣鬼」三幕，僅示一夜之中時間之經過。場面也是一樣的，事件也不過一日某數時間中所出的事情。從序幕到終幕之能始終保持一種暗淡的氣色者，就是應用三一一致式的效果。悲劇的動機，都準備於序幕之前，但一引火，便隨時爆發。不像阿歲羅中的，從女主人公起，悠悠寫去，前後情節，瞭於貫珠。日本的歌舞伎劇不待論。就是號稱新派劇的，也依然仍傳奇體事件逐敘式的舊貫，這可以證明日本的戲比西洋要遲半世紀。易卜生之作「羣鬼」在一八八一年

距今正是四十年前哩！

中華民國拾年十月拾八日

午前以 William Archer 的英譯『羣鬼』Ghosts 對 Colleville Mt Zepelin 的法譯 Les Revenants 細看，并同時參看日德諸譯，以爲研究名作固然，研究外國語也是最有興味的。方法，聞某傳教師多以遍讀各國文字所譯的聖經，因通數國語者。我也想用他的法子，但不知能有恆否耳。

下午膝若渠君來，談至晚飯後始歸。吾等因出散步，出打靶場堤上，時夜霧甚深，團團之日，如黃金之盤，掛紫綬的壁衣上，小松虬然獨坐晚風中，如羅丹所刻的沉思之人。我與漱漱聯步而行，徑窄草豐，露侵薄襪。沿隄而下，

入打靶場的廣坪內，我欲於樹中窺同，急扶漱漱趨某家屋後，屋後樹木陰森，漱漱殊不願往，故障吾步。我知道了，則改趨坪中五六株桐樹之叢裏。此時桐葉雖黃，尙茂密成陰，惟晚風一吹，其聲颯颯，不忍聞耳。入桐叢時，老大已趕來，一塊兒用手搭着肩頭，且談且進。從桐葉裏窺月，譬如從薔薇花環裏望美人也。此時月色漸由昏黃而皓白，像未央宮中的古鏡，愈拂拭而愈明的一樣。地上草色先時曛然，如蒙褐紗似的，今則草尖新露，對着月光燦然爛然，像冰綃霧縠上綴的小鑽石。回身順步向常遊的小坪裏去，至時月色更明，蟲聲愈急，草亦愈深，露亦愈重。老大獨步隄側，詠野有蔓草，零露團兮之句，若深有感者。援隄而上，復沿隄之左端而下，望諏訪之森時，好像銀霧之海上幻樓臺，不知道我們如何歸去，及穿林而入，則一草一木一沙一石，皆借月光可數，又不知霧到那里去了。歸時九句鐘。十時頃聞警鐘，老潘

去看，已而歸來云，是鐵道那邊某工場失慎也。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十九日

午前偕老大、潘等入加增湯洗澡，遇劉士毅先生，遂同至他的寓所。從前老七告訴我，說他住在下戶塚，諏訪多少番地，那曉得他記錯了。劉先生的寓所，就在我們的上戶塚，而且隔我們的家纔數百步。他的房子在一個共通的大門裏，門裏有一個小花園，兩家對立，中間有一個井，井邊有幾枝樹，樹下有一個中國服的太太，在那裏洗濯着甚麼，那不言就是劉叔母了。入門後談別後情形，及中國時事。關於孫中山北伐問題，劉先生以為兩軍當相持於湖南、江西，南軍既未必能遂得湖北，北軍亦斷不能打到廣東云云。然我竊不能專贊成兵力本位的見地，以輿論的勢力，漸能支配中國也。旋又談到中日感情問題，各以所接觸的社會不同，感想自有小異。要之，中

國民除「自強不息」無他良藥，足以藥外人之輕視也。正談時，別一客來。我移眼看庭前，林木四合，落葉散亂，小鳥啾啾而飛鳴，宿雨流作小渠，瑩澈如美人手鏡，可鑑雲物。廊下遍晒被服，白被裏子反射着陽光，令人目爲之眩。已而聞門前推腰門聲，則華鈴弟自校中歸矣。他放了書包，見了客，便到我的面前來，「說好久沒有會呢。」日本語較前益爲流暢，我問了他許多事，又和他耍了一陣，飯後邀他到我的寓所來，與漱瑜姐姐相見。因與回憶去年與他的爸爸及他同遊千葉之一夜，古寺之豐碑，岸頭之芳草，浴場之燈火，海灣之棹譟，乃至樓上琵琶，園中夜色，華鈴皆能言之歷歷，真好弟弟也。顧我回憶昔遊，感慨係之矣。三時頃，送華鈴歸。

午後四時到神田上課，法語教員，依然爲八木女史，說話依然 *Bela Bela*，我殊憤慨 *Athene Francais* 的態度。那裏有心聽講，便在書上簡而得要的



畫了她那一副尊容，一個人暗暗的得意。還有一位坐在我的前面的三十多歲 Mademoiselle 她那年深日久的牆上依然塗剝落不完的粉，又時時掣出梳子來去理她那高壓政策的寶髻，我又沒有歌和鑑賞，達秩喜女人的眼光，委實心裏一陣替她難過。便又援筆在書上題着一行小字叫做：『oshi Nami tu Awaketsu 就是『不能與年波爭』之意，某日朝日新聞批評日本有名的歌女三浦環女史的尊容的話也。』

下課後又在神田各書店『巡狩』了一遭。過表神保町時，看見那一個俄國漂泊的青年，又坐在那里賣『露西亞饅頭』側邊寫着『滋養豐富』等字。買的人很少，間有回身略看看那俄國的青年者。歸途購舊書數本，中有『日本』雜誌所出『美人研究號』一期，頗多照片，論述亦富興味。即於電車上翻閱之，看到不知所以時，早忘記從江戶川下車去，爲老大取

片子。電車無容赦的，直把我載到早稻田終點去了。我下了車，不能不折回江戶川。沒有吃晚飯，肚子餓起來，怪難受，一担起這都是爲美人罷，不覺苦笑起來。鼓勇前進，到江戶川公園左端時，星光綴樹，鑿影搖川，別有一般清景，可惜時候略早，姮娥還在化粧室裏。過大瀧橋的時候，早一人踴於橋頭，望着飛瀑，大聲歌和歌，和歌沉雄飛瀑激越，令人感一種悲壯美，可是和着我的小解聲，未免帶滑稽美耳。過林子裏的時候，又想起我一些有趣的事。情來。這一帶林子我穿過何止數百回，可是我的心境之變遷，臉色之變遷，也決不下於穿林之數。尤使我留很深的印象的，莫如去年和漱瑜大衝突時，和滌非在那邊大樹下的商量，和暑假中某夜和漱瑜等在這林子裏的暢遊，今則晚風中又有落葉聲了。我們的新生涯如何開拓？不幸的滌非兄，又如何過日子？林中寂寞無行人，我一人且行且思的時候，但見沒有路

燈的樹蔭下，有一雙人影，相偎相倚的坐在 Bunch 上，細語喁喁，混入遠遠的飛瀑聲和歌聲裏，了不可辨。

去水道端町某印章店取老大的名片和漱瑜的圖章，歸後已經九點鐘了。途中因爲入了幾家書店，異常疲勞。但於早稻田某店讀吳文炳（日本人）著日本演劇史論的叙文過半，甚有感觸。據他說日本近代演劇，大體古典劇後經過了翻譯劇，新劇大興時，舊劇復興期，纔到現今創作劇抬頭時。可是要建設創作劇的時代，不可從研究日本劇壇的傳統，表現日本國民的個性着眼。徒事模倣的創作，及舞台用的急就品，皆無有是處云云。大可爲吾輩以建設少年中國的新劇壇者，當頭一棒也。

居東以來，常好觀察日本的社會上的種種相，又以好奇愛美之心，尤好

搜集日本歷史上和現代美人才女的逸話，而日本的書報亦好傳這一類愁紅醉綠的羅曼斯。現代的美人哀話中，最爲人人所共舉者，莫如白蓮女史和武子夫人。及日向欣子。今晚買來的『美人研究號』中，又有關於這三個美人的紀載，題曰：『懊惱的名花』。Nayameru Meika 日向欣子自從日向輝武死了之後，不三月便嫁了一個開藥房姓林 Hayashi 的。如今她成了林欣子了。暫付之不論。於今且略記武子夫人和白蓮女史的事。

所謂武子夫人 Takeko 者，係日本奉爲生佛的本願寺前法王大谷伯爵的令妹，少時丰姿娟麗，有日本第一美人之稱。嫁男爵九條良致，情愛甚篤。新婚未幾，攜手同度英倫留學。桃李之姿，不以遷地而減色，然兩人情愛，轉不如前。纔越一年，武子夫人便先行歸國，居京都本願寺。寂寞錦華堂內，捲珠簾而深坐，對秋月而愁吟者，凡十年。一方留英之九條男云已醉心異

國之花，且有綠葉成陰之說，於是世間傳夫人，且捨羅綺而緇衣矣。旋英國電報又傳久條男將歸國，夫人的生涯，乃有一縷的『喜望』 Good Hope。去年十二月六日久條良致男卒以熱田丸歸，夫人迎之於船室，握手道別後相思，久條男謂『道路傳言，我已得兩混血兒等事全屬子虛』夫人則言『過去之事，殆如一夢』云云。十年幽怨，早化作一天歡喜，當日在船室所撮之影，久條之抵手誓義，武子之低首含羞，皆與我以很深長的印象。次則所謂白蓮女史了。這個美人中國人光景有一部分知道她，因為她有一篇戲曲叫做『指髮外道』的，曾譯成中文，連載國內某報，我也看過一二斷片者。我在日本，對於日本女性歌人之名，最感詩味者與曰與謝野晶子，甯曰白蓮女史。因據一般歌頌，謂白蓮女史爲美人，爲女流歌人，爲結婚生活之不幸者，爲『筑紫的女王』，但把上列諸名，聯絡看來，已經可以發人無

窮哀婉清豔的詩思，蓋不必讀其悽怨欲絕的歌詠。

這個清麗哀婉的白蓮女史，本名柳原燁子 Akiko Yanagihara 是柳原伯爵的小姐，十六歲的時候，嫁京都（西京）上賀茂北小路子爵資武，翌年舉一子功光，夫妻之間，轉日即疎隔，卒以『趣味不合』至於離婚。燁子以灼綽之齡，經此摧折，靈魂殆為淚珠所浸，因受書麻布英和女校，學歌於佐佐木信綱之竹柏園，欲以讀書詠歌，忘其所苦。其所為歌之清淒婉麗，亦正如其『白蓮』之名。其後孤閨十載，至廿七歲之時，燁子豐豔之姿，纔如十許，然已不幸不能不做『可憐的一萬圓的犧牲』。蓋其兄柳原義方伯受伊藤傳右衛門的聘金二萬圓（？）遂不欲其廣廈之中，多此一終日愁吟的弱妹也。燁子既自顧為名門之裔，復別無同情之人，不得已有屈從兄嫂而已。雖然伊藤傳右衛門氏，是一個目不識丁的炭坑夫出身，所以寄白蓮之根

者，則黃金之泥耳。論年則長燁子凡三十歲，前夫人死後，遺一子一女，其養子小燁子纔四歲。燁子既歸伊藤居以『黃銅之殿』，浴以別府之泉，非不如孔雀之徘徊自如，特處檻中而已。伊藤既無學識，無趣味，後利用他那九州炭礦王的金力，廣置姬妾，徵歌選色，視爲故常，燁子之心，乃日碎矣。燁子歸伊藤以來，頗有自愛運命，以求『强的自我』之心，故結婚十年間，所詠詩歌，雖多熱烈奔放之調，唏噓痛嘆之聲，然其夫妻生活，頗爲平靜。『筑紫火之國的女王』之譽雖高，而『伊藤家好主婦』的名亦著。燁子的苦心慘淡於此亦可以察見矣。雖然事有必至，理有固然。黃金之泥，果足以寄白蓮之根耶？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二十日

夢中爲漱瑜等喚醒云，「火事，火事！」大驚扶被起，側耳而聽，警鐘猶噓噓不止。本舍的主婦和隔壁擾川大娘及後面某家嫂子，在那裏紛紛議論。某家的嫂子帶着不安的聲音問道：「這火不至燒到這裏來罷？」那擾川大娘大聲笑答道：「那決不至於，還隔一個林子呢。」一聽風聲很大，雜着林中枯葉相擦聲，接着看火的人的跪步聲，呼噪聲，水龍，啞噓啞噓的奔馳聲，淒厲的很。我問漱瑜甚麼地方發火，她說：「我也不知道，剛纔老七出去看去了。」隔一會火少熄了，看火的人，也有些回來的了。本舍的主婦關了門進來，我便問她，她說是釣魚池側某油紙工場發火，我聽了，安了心，叫漱瑜睡覺去。我自己依然向熱被窩裏一攢，隔了好一會，豎起的汗毛纔一根根收起。

晨起，老七早已歸家，我問他看火怎麼樣？他說：出門後，祇聽見個個喊「



「火事！火事！」他便插入人叢中，隨他們過了林子，早望見釣魚池畔，火光熊熊，鄰近的園林樓屋，都照得通紅的，釣魚池的水，尤其紅得好看，那些魚看見了紅光一個個跳起來。這時候看火的人越集越多，大約有五六百人光景。中間也有嘆爲慘劇的，也有讚爲壯觀的。他最初以爲 Kimikos San 之家，後來纔知道是油紙店失慎。他直看到油紙工場燒完了，水龍也陸續回去了，纔慢慢歸家云云。甚矣日本的救火隊之「Ersatz」也！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一日

秋風裏的白薔薇

蕭瑟瑟的風

冷清清的露

薔薇之路

薔薇之路

樹葉兒黃

花枝兒瘦

杯裏沒有酒

筆底沒有詩

多謝秋風

送薔薇一枝

颯颯的秋風啊

枝可搖而不可折

春風愛他的熱情

您更應愛他的純潔

晨起將去盥洗，漱瑜在庭中招手，歡呼曰：「快來看啊！這朵白薔薇開了！你們都說他，被蟲咬了不能開，如何如何……」啾啾香馥馥的，三哥呀！快來聞！我聽了，也不等洗臉，便拖着鞋子走到庭子裏一看，果然一朵好花！外面的瓣，全都開了，裏面還含着苞，不肯輕易開放。顏色在粉紅淡白之間，瓣端色稍濃，像美人的朱唇似的。近而嗅之，鬚鬚此身，不在草木黃落雁南飛的天地，而沈醉于百花燦爛的芳園。苞上還殘着幾點，宵來的宿露，戰慄於薄寒的晨風中，如啼痕之未拭。大樹的黃葉蕭蕭落下，因風飛過薔薇，像蝶蝶之聞香而至。漱瑜曰：「這花又不是月季，何以到秋天要完了的時候，還開這樣好的花？並且這樣多株的薔薇，又如何祇有這一株開？這一株又如何單開這一朵？這可不是怪事。」我笑道：「今年這園子裏的菊花，都被鷄

子啄去了。假使並這一朵薔薇都沒有，將何以點染秋光，供我們的詩料呢？  
可見秋風也是多情的。」

盥洗之後，後到庭前欣賞，偶至繡毬花側，視春間闌花最多的那一株薔薇時，葉色碧的可憐，花落後，結了薔薇果子。他們恐怕給雨打壞了，用小紙兒作套子套了。因憶今春薔薇盛開時，滿院嫣紅，余等每日徘徊花間，耽香醉色者，垂兩月。落花時節，漱瑜每晨必來省視，有一已落或將落之瓣，漱瑜必取而珍藏之，挾之『哈孟雷德』的全裝巨帙中，間或插入信封，以寄知友。邇來但翻『哈孟雷德』則猶可以向殘紅而寄意，對餘香以忘機，可不知那些舊瓣，現在却怎麼樣了。上階入書室取『哈孟雷德』打開一看，花片斑斕，和蝶翅似的，纖薄和蟬翼似的，閉目細嗅，香在有無之間，不可摸捉，不可名狀。開目合書，視庭子裏，那一朵白薔薇，正在秋風裏怯生生的站着呢。

中華民國拾年拾月二十二日

晨起閱報，朝日新聞第三版全面載一記事，極使我拍案叫絕，我平日本好看新聞第三面記事（即社會欄）然使我奇絕快絕者無如今日。

所謂奇絕快絕之記事如何，朝日 *Hearings* 之曰：「白蓮女史捨其同棲十年之良人，到情人那里去了，」而小題之曰：以其美貌和金力被謳歌爲「筑紫的女王，」以「白蓮女史」馳芳名於新進女歌人之林的伊藤燁子，前者與良人傳右衛門氏相攜上京住日本橋數寄屋町島屋旅館。二十日午前九時，良人伊藤五搭東京驛發特別急行車先歸福岡後，夫人不歸旅館，忽隱其踪，不知所往。據探其行動，則屋開着大可驚奇的近代劇的場面云云。

如是據他說，所謂近代劇的場面者，則先序女史與傳右衛門結婚之不

幸，及由不幸而生的長年間的懊惱，至由懊惱之生而新得愛人。於是女史乃不顧他的門閥，富力，浮名，毅然決然捨其良人，以求愛與自覺的生活一言以蔽之，就是說白蓮女史做了易卜生『木偶家庭』劇中的娜拉同時做了一海之夫人一劇中的愛利亞罷。

我早兩天的在記中，已經於述九條武子之次，述過白蓮女史的生涯，謂伊藤氏與白蓮女史不以真愛的結婚，雖委蛇十年，不難反目於一日，今得此報，前言不啻此事之前題，豈真所謂一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一嗎？

白蓮女史的新戀人，就是宮崎滔天翁的令郎，宮崎龍介君！

我於今記起宮崎龍介君的初印象了。說起來，已經是一年前的事。我送北大遊日團到東京驛上車赴京都和日葵，白情彥之等，入候車室的時候，新人會的幹部如赤松平早坂（？）君等，早在那里等着。不一會，一個廣額

瘦頸兩眼盛着社交的笑，着亮紗西服，手巴奈馬帽的少年，來與衆人招扶，與白情以頗流暢的英語談話，并爲團員打電與京都旅館并知會京都各文化團體及學者，態度很慇懃誠懇。參證以滔天翁的印象，一望而知爲李大釗先生。爲我介紹的，宮崎龍介君。然我僅以通譯關係，和他問答數語，未通姓氏。詢之赤松（克魔）君，果云爲宮崎龍介，因託其紹介。至遊日團登車就道，余等由月台底下出驗票口（剪票處）時，三人適會在一塊。赤松君因爲我介紹。龍介君向我爲禮曰：「私ハ宮崎デス」Watakushi wa Miya-saki Desu 交了熱烈的握手後，因道久願相見之意，龍介君示我以自宅所在曰：此後請常來坐坐。匆匆遂別。後來一因他的家住在高田村，相隔太遠。二來因爲我也沒有甚間功夫，他做辯護士也很忙，所以始終沒有去訪過他。祇在去年「可思母俱樂部」第一次開會於一橋學士會的時候，會過

他一回，又偶於日華公論上看過他一些文章，因為他做了該誌的編輯，可是夢想也想不到他今和白蓮女史發生這樣羅曼諦克的關係！

他如何會和白蓮女史生這樣的關係呢。

朝日的社會記者紀之曰：

立於那一種背景的筑紫女王，徒以出身名貴，囚於因襲，送其懊惱之日於偷彈的血淚之中，飼於燦爛的黃金線所編的籠中的小鳥的不自由的苦楚，旋發而為慰情的詩歌，與曰詩歌，甯謂之心底流出其的啼紅之結晶，熱淚的溜滴，滾滾湧出的夫人的詩才，多為求自由與真愛的對象者，筑紫歌人白蓮女史之名至是益高。會大正七年（當民國七年）白蓮女史偶以其新作脚本『指髮外道』發表於雜誌『解放』。當時解放社編輯適為赤松克磨宮崎龍介等帝大新人會一派。因為『指髮外道』的評判很好，



安排出單行本，派社員一人往九州別府與白蓮夫人商議。承此役者適好宮崎君，以此成了兩人相識的機會。其時宮崎君爲大學法科三年生，與新人會諸傑相攜爲社會運動，元氣橫溢。承此使命，遂於大正八年一月末，梅花落後，遠道訪孔雀一般的女王白蓮女史於九州之『湯町』Yono Machi。對於現在之『生』所懷的懊惱無由發洩的夫人於宮崎君軒昂激越的態度，不覺深爲感激。夫人心中欣慕久之的何物，不覺於冰似的心土上，抽起了新芽。夫人與宮崎君傾談於別邸者，一連數日。適夫人姪女柳原福子（戲曲家吉井勇氏夫人）與其妹德子來邸，春宵無俚，因招宮崎君爲『加留多會』Carta Meeting。席間讀牌時夫人爲宮崎君說 Eitoshi Rezu Koso Omohi Someshika『思君君不知』的戀歌的牌數。宮崎君不省其歌，無由知夫人之心，僅謂春莊一夜，爲終生永不能忘的印象而已。別府三日

之遊既畢，將東歸，白蓮夫人送之小倉。宮崎君既歸京，不數日而解放之編輯室中白蓮夫人致宮崎龍介君的一手紙，（信也）日必數起。回數愈多，熱情愈烈。遲暮之美人縱其才思，其惱煞青春的宮崎君的心志者，蓋不知何許。心切情急，至以熱烈之戀歌，託之電報者有之。每年櫻花如醉之時，別府的楓葉初紅之際，傳右衛門夫婦必上東京一次以爲常。夫人追思春之別府的加留多一夜。於是四月早上東京。入京翌朝，以省其娘家（柳原的家）爲名，密至市外高田村宮崎家，訪其愛慕之友。是日也，他們兩人之前，任何權威，已不能揮其破壞之力。久求而纔得的愛之情熱，高可知也。

自是之後，二人鶼鶼之姿，或見於秋夜之日比谷，或見於春夕之銀座衛，或見其同坐帝國劇場的包廂內，共談藝術。他們每年雖祇有兩度相逢，而其間往復之書簡，未嘗稍斷。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夫人之心蓋有難言

者。

雖然夫人果肯憂傷以終老耶？今年又楓葉紅於二月花矣！夫人又偕其夫上京矣！至這一次上京，而夫人叛逆因襲的結婚之心乃決！他爲免一切後顧之憂起見，服待多年的婢女，則遣之他適。於伊藤歸九州之日，寫了一封長信，用掛郵便送到他的本邸，把十年間結婚生活中，伊藤氏所與他的一切衣飾，三個鑽石戒指，兩個眞珠盒，和三個金戒指等，一概送還了伊藤云云。

若此，則多年慘啼於黃金之籠之孔雀，竟破籠而飛，復原始的自由的天地矣。快心之事，孰過如此？可是據新聞探訪記者之言，則夫人既不在旅館，又沒有歸娘家，更沒有在宮崎處。然則這破籠後的孔雀，果飛回誰家去呢！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午後應五哥之約，去到他那里拏寄存的書物。久不過茗荷谷口，今日重到，但見一帶斜坡上，秋草零亂，荻花蕭瑟，丈多高的石壁上，藤蘿垂垂，如暑中冰店之簾。伸手可扯。上坂經竹早町電車道，過植物園，登坂至白山御殿町，訪五哥寓時，他正安排出去，以爲我今日不來呢。我清了一回書，覺除三數本外，都是棄之可惜，存之無用的東西。取較有用的書包之，邀五哥同車到我的寓所。以我家尙有鯉魚一隻，儲簷前水桶中，可殺以饗客也。在電車上見兩姊妹，甚友好，長者眼光澄徹，可以象徵其人之明慧，令人想起目來朝日新聞的連載小說『海涯』中的環君。而其傍適坐一粗衣帽，濃鬚巨口的中年人，昂昂藏藏的抱着一本『武俠世界』在那里縱讀。頗引我的注目。歸途經大觀堂借五哥九十錢，取前日終束的西書歸。書爲英國薄命作家 John H. Synge 的劇曲集，中有 Riders to the Sea 一篇，近世一

幕劇中的名作。因此我特別要買他哩。歸後，老潘再司烹鯉魚，顧此鯉魚殊倔强，破好了放在鍋裏煎時，還高躍五六次。主婦着了難過，連念「南無阿彌陀佛」(日音：Namu amida butsu)不止。不數分鐘後，鍋中魚作盤中餐。味亦特美。食後，談笑甚樂。五哥以八時歸，借英和國有名詩辭典去。我們睡甚早。

白蓮女史的藏身處，據今日新聞在府下中野辨護士山本安夫家。山本安夫與宮崎龍介君無父親滔天翁同爲「支那浪人」。白蓮女史避居他家，并以善後事宜託之。山本君亦甚願盡力，白蓮女史離婚事，本欲更取穩善的手段。因爲新聞報道太快，圖穹而匕首遂見。因於昨晚由山本氏招待東都各新聞記者於中野本宅。女史親對各新聞記者，述他離家的本意，大旨謂

這一次的事情，他沒有和別人說過，是我一個人決意做的。我和九條武子君，雖然是很好的朋友，並且這一次東上，在京都也會過他，可是關於我身上的事，一句話也沒有說。……我們這種飽食暖衣的生活，單從表面上看起來，決不會知道我心裏的苦楚。和那種知識上沒有理解，而心裏以爲物質上，可以征服一切的人同棲的苦痛，不是同棲者本身，無從知道。我與其說想由戀愛得救，甯可說想爲自由之身。以爲假如能和空中的小鳥一樣的解放，實爲人生最上的快樂。……若是人家以我這一次感情上的事件爲罪惡，而加以法律上和社會上的制裁，那我也甘心承受。

據往訪記者的印象記，謂女史自廿一日，對於良人親戚發了最後的書信之後，疲勞懊惱，連日就床。是夜勉起應接，淡妝粗服，顏色亦憔悴可憐云。

今日八時零三分爲霜降節。清早起來，步出庭前，日光爲暗雲所翳，天色作哈孟雷德式的表情。木葉掃而復亂，秋風之聲，較前幾天越發蕭颯了。可是那一抹白薔薇，依然在秋風裏弄她的嬌姿。近而嗅之，暖香細細浸入胸臆，這真是今秋月印精舍的奇蹟呢！

日來報紙上，關於白蓮事件評議頗多。唯朝日新聞所載白蓮女史與傳右衛門的信，在家庭問題，婚姻問題，思想問題上，都是很有興味的材料。

我現在以您的妻子名義，寄信一封最後的信。

現在我寄這封信，在您或者萬料不到，在我實在不過是當然的結果。我把從您我結婚的那一天，以至今日的事回顧起來。依最善的理性與勇氣之所命，纔取了這一條道。

這是您知道的。您我的結婚最初就沒有理解和愛。我所以屈從這一種因襲的結婚，是我的周圍的人對於結婚全沒有理解，和我自己太弱小的結果。然而我很愚蠢，祇想使這一種結婚有意義，並且竭力想從這個中間，找出愛與力來。我自從抱着這一種空幻的期待，從東京到九州以來，現在已經十年了。然而我這十年間的生活，全然爲無可告語的淚珠所蔽，我的期待一切都消失了，我的努力一切都成了泡影了。您的家庭的複雜，全爲我的預想所不到。我在這裏也不願一件件細說。第一許多奉事您的女性中間，好像有一些和您不單止以主從關係而存在的。您的家庭裏，主婦的實權，有全爲其女性所奪去了的事，那也是您的意志，可不待論。我是對於這一種意想不到的家庭空氣很驚怕了的。在這一種狀態之下，您我之間，沒有發生真正的愛情和理解的道理。我對於這



一些事情，當然時有不平和反抗的話，您聽了或者說「和您離緣」或者說「把您送到娘家去」那一種冷酷的態度，恐怕您自己也不會忘記。又對於那樣複雜的家庭，所生各種各樣的事件，您也常常沒有愛的表示，所以我也失了做妻子的真價。我的生活之如何寂寞，無援光景，您也沒有不知道的。

我有時，自憐不幸，至於欲自戕其生，然而我竭力壓抑我的苦惱憂愁，以至今日。所賴以慰這個不幸的運命者，詩歌而已。我爲這沒有的結婚所生的不遇，和由這不遇所受的苦痛，自以爲我的一生，且終於暗帳之中。然我的幸得了一個愛人。我想由戀愛找一條復活的道路。若是這樣的下去，恐怕對於您犯不能成罪的罪。我今日，已經到了依我的良心所命，把不自然的既往的生活，根本改造的時機了。就是去虛僞即真實的時

候到了。因此我以這封信和以金力蔑視女性之人格的尊嚴的，您爲永久之決別。我爲培護我的個性之自由與尊貴，離開您的身邊。至於您十年間養育我的厚恩，則爲我所感謝。

再者，我的寶石類都用掛號郵便奉還。衣類等，則和寫給照山管家的信封在一塊兒了。請一切照目錄分給他們。我的實印雖沒有送上，若是以前有用我的名義的事件，現在要變更名義，我隨時都可以捺印。

十月二十一日

伊藤傳友衛門先生

燐子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俄國育詩人葉落聖柯君的『狹籠』至今尙未譯完，偶翻舊報於前週的

讀賣上發見中根弘君由哈爾賓通信記他，由哈爾賓往上海去的事。題曰：『是後之盲詩』人譯其文曰：

◇  
十月一日之晚，盲詩人葉落聖柯發哈爾賓，將繼續其『永遠之放浪』！其夜爲濃霧駭人之夜，時方初冬，薄暮之時，方以爲今日何其靜寂。一瞬間而白煙似的夜霧，不期而四合。到日色全暮的七時頃，哈爾賓全市都包在白色中間。家屋街衢，連影子都沒有了。祇偶然看見馬車自動車的燈光，朦朦朧朧的交馳而已。

◇  
葉落聖柯君帶着幾件行李，那一張舊吉韃琴也在裏面，和我一塊兒坐着馬車，緊緊的握着我的手說：『真是勞了你，我們一定還能在甚麼地

方會會面呢。」馬車出發時我說：『今晚真是可怕的濃霧啊……』他也鬚鬚由感覺知道了似的。一面把臉朝上方，一面說：『那就好極了！白霧肯把我們一個樣子軟軟的包着哩。』如是，又把我的手緊握了一次。



他在哈爾賓約住了一個月。日中間大抵在我的房裏叩叩的用『點字』（盲人用的）寫原稿。有時甚麼也不做，端端正正的坐在椅子上，像好靜坐似的。到了晚上，便在我的房裏彈他的『吉韃』或聽留聲機，或談暹羅的事情。他一談到暹羅，緬甸，就中如做緬甸盲啞學校教師時候的事情，便異常愉快，異常親熟。蓋居茂美的林中，嗅着草花之香，和與自己同樣盲目的兒童，一塊兒過年和日月時的生活，在我放浪，不幸的詩人，其為難忘的印象宜然也。他在日本當被放逐之先，所作那樣好的童話，我

想一定是由當時生活生出來的。

◇  
某夜他抱着『吉韃』琴曰：『好！我一面想起日本的事情，一面歌起來罷。』興高采烈的又歌那『斯頓卡納丁』之曲。據他說：這個歌最爲日本的少年們所喜云。

◇  
……他被日本政府追放後的作品，最初爲『火車之中』，這是寫他在赤塔打消到莫斯科去的念頭，由當地向哈爾賓的火車中間，那一種暗淡寂寥之感的第二篇，叫就『某森林中的事件』，還沒有發表。是一篇童話體的文章，極抽象的表現他的思想和主義。第三篇還沒有完成。是寫他被兩個警官，護他由敦賀到海參威，由海參威更通過伊曼，哈，

普，斯·諸州。以至赤塔的沿途所遇的事，所得的印象，所起的感想。他這次途中和一個由美洲新回祖國的勞動者同道。他寫和那個人的談話，頗饒興趣。此等作品，日本人想都有一讀的機會。



總之，他已經堂堂的領了到中國旅行的旅券，向上海去了。到上海暫住之後，又向甚麼地方去。我現在不能知道，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罷。

中根弘君，這一篇通信是十月二日夜，在哈爾濱寫的。我讀了不能不想起吾友李初梨君。十二日夜寫給我的那一封爲盲詩人託我飛檄上海友人的信。茲亦譯其文曰：（原文亦有日文）

我於今有兩件事，一定要訴於你的同情與義俠。其一卽那盲目的放浪詩人葉落聖柯君的事。他既被放於日本欲歸他那親熱的母親和兄弟，所

居的故國莫斯科而不能，今也聞其去哈爾濱而在旅行上海之途中。我原與他無一面之交，他的著述之一種，亦未嘗有一讀之雅，祇時於各種會合，見其美麗的黃金之髮，聽其低和之聲，對於那甚麼人，他都愛，甚麼人都愛他的。雖然有寂寥之感，同時有一種溫味的人類的善良性，自然成一種親熱。他的作品到底有多少藝術的價值，我雖不知，而他的生活，則沒來由的，與我有一種藝術的感激。抱着破舊的『吉韃』琴飄浪於諸國之間的那一種悄悄的孤影，使我想起那中世紀的紀禮詩人。至於那北國之寒烈艱難的旅舍的窗邊，每晚每晚他所彈那『吉韃』之一曲，果爲我們作何語呢？人生之走路難！藝術家的悲哀！他的生活，不馬上是我們的生活嗎？我悲他同時亦自悲。今者他正向我國上海而長征。他在那里光景，也不能不開始他那悲慘的生活。雖然，老兄啊！救助他，不是我們的義務嗎？趕快飛檄！飛檄！

到上海你所有的一切友人處。務請他們與以便宜嚙！（後略）

此信光景初梨是看了讀賣上中根君的通信之後寫的。當時我正想把葉落聖柯君的生活藝術，介紹於國中有血有淚之少年。正翻譯葉君唯一之童話傑作『狹籠』，讀初梨書，同情之淚愈多，相救之心愈烈。然至今日，度那不幸的詩人，又彈吉韃於春申之客舍了。我的『狹籠』之譯，依然未完，放浪詩人的生涯，依然未記，致上海友人的信，依然未寫。則誰從而知葉君愛葉君耶？今讀中根初梨兩君之文，不覺愧奮之交至也。好！譯完罷，記就罷，寫好寄去罷。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昨宵風雨到今晨未止，庭中地面，高乾低溼，望去像地圖模型似的。黃葉落的，比前幾天更多。有的浮在淺水中，好像一些小船。那一枝奇蹟的薔薇，



躲在昨晚套好的，蓋斗下冷的微微發抖，冒雨下階一看花香花色曾不稍改，纔安了心。鷄婆接着小鷄在窩裏不動，雄鷄時發低喟，其聲格……然。賣豆腐的遠遠的吹着『頭度多……』的銅角，助秋聲的蕭索。方靜聽之間，忽聞狂飈吹來，大樹怒號，小樹亂舞，那枝白薔薇，更徬徨可憐。哦！薔薇啊！你不早生一會子，又何不遲生一會子呢？

上午讀完 John Synge 的 *Riders to the Sea* 擬費數日力譯之，擬其名爲『入海之羣騎。』

『狹籠』仍須待數日譯完，此刻無暇，奈何。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七日

在中國五月，有時看不到四月的雜誌，日本這一點還好，十月可以看到

十一月的雜誌，即如十一月號的『解放』早已到了我的書几上了。

本月『解放』的萬國欄，轉載法國克拏爾笛報的新聞一條，題目：「勞農俄國與藝術」，頗可以窺俄國新政府對於藝術民衆化之努力，大旨曰：勞農政府，因欲使藝術，爲一切勞動階級之生活之一部，並便爲釀成無產者間的新勢力之基礎，故務使藝術民衆化。

同時勞農政府，因欲使民衆親高尙之形式之藝術，想從新創造「統一勞動者」式的劇院。此事最感困難者，即缺少解理解勞農政府，此種高貴的任務，而從事此種事業的藝術家。此種好藝術家，僅於各處零星的發見而已。

劇院的民衆化，亦頗實行之。各大劇院的藝題改良，務使今日的勞動者，能親古典的傑作。勞農政府，本來的計劃，想全然廢止入場的票錢。然目

下頗難實行，則以統一各劇院的票價爲第一步。既仍以劇院爲教育與宣傳的機關，其與學校一樣的不收費，是當然的事。古典劇固盛行，同時新革命劇，亦非常發達。勞動階級，爲政府的施設所刺戟，創造劇院的機運亦動，今者，新劇院已漸次簇生焉。

又爲獎勵勞動者的音樂趣味，已開始大規模的音樂教育，鼓吹適應新時代，精神的新音樂。前年以來，組織若干國立演奏團，至昨年止，已在國內各地，開了一百七十四處響樂演奏會。

演劇音樂，既已勃興，美術及工藝方面，亦開始發達。勞動者既出入數次的大展覽會，略通美術界之主要的傾向。製作方面，更解脫一切的拘束，能從心所欲的向各方面發展。勞動者因與大眾時時接觸，不健全的傾向，亦漸次調節。

最後教育委員之活動中，最可注目者，則爲關於各博物館，及過去的紀念物的保存事業。博物館之數，至革命後而大增，從前幽閉於宮庭府庫中的寶物，至是皆搬入博物館，供人縱覽。少數特權者的寶玩，遂成全勞動者的財產。一九一七年全俄國的博物館數，不過三十一，至今已激增至一百十九個云。

讀The Journal of Leo Tolstoy (1895-1890)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二十八日

晨起頗早，紅日滿窗，融人欲跳。庭中落葉雖多，然樹木受着朝光，宿着清露，看了使人不作秋想。况那奇蹟的薔薇，猶未謝耶？

午前溫法語後同漱瑜至加增湯入浴。漱瑜入『女湯』我入『男湯』時爲午前十點多鐘，浴客尙少，男湯方面纔之人，一已浴畢，穿好和服，把浴

巾披在肩上，對着大鏡在那里梳那兩後亂草似的長髮。一個正赤身坐在浴池左邊的地板上，用海綿蘸着胰子在那里擦胸脯。他的頭髮和臉，都純白了。一個正跪在熱水小池邊，汲着熱水，掣來和汲就了的冷水混和然後掣來一桶桶的向頭上直潑下來，水點四散。時天氣漸寒，我把衣服脫了，登時身上起了一些鷄皮皴，扯了一條浴巾，望身上一搭，早瞥見對面大鏡子中間一個瘦長白皙，亂髮垂額的少年一閃，下浴場去了。去到大熱水池的前面蹲下，用大浴巾蘸了熱水，在身上抹了一回，這纔把鷄皮皴平復起來。隨走入浴池裏，把全身浸在熱水中間。這時人少水清，溫度適宜，在那中間浸了一會，覺得滿身的筋肉，皆得其所。肚子裏沒有消化東西，鬚髯都一時消化了似的。水中一股股的熱氣，徐徐出來，好像正面壁上，繪的富士山上的白雲，我則白雲中之獅身人面像，Sphinx耶？十一時浴畢，歸舍，愉快非常。

晚邊張吳兩君來，商量爲滌非謀某事，并爲我述滌非所苦。我於滌非事微有所知，而滌非於我始終隱諱。且其處此事的態度，幾哀婉如小羊，膠執如羣蟻，殊不類其爲人。使我們做他的朋友的，不能不爲他扼腕痛嘆。我痛論到他之沒有氣概，幾欲哭出。張吳兩君復與老潘商量某事辦法之後，於晚飯前歸去。我猶與潘兄及漱漱談論此事。因知滌非亦必有萬不得已，且不足爲外人道的苦衷。然生爲丈夫，何至『未練』如此！彼九州一炭坑夫出身的伊藤傳右衛門目不識丁，一旦爲十年同棲的白蓮所棄，竟能爲不吃回頭草的好馬，而聰明之滌非乃一伊藤之不如耶。我誠不解！我誠不解。

日本文學家之被棄於女子，而嘗宣其失戀之情於其文學者，明治文壇中，有國木田獨步。大正文壇中，有久未正雄。久未正雄之失戀，因爲他在大

學的時候，便愛了他的先生，故文豪夏國漱石的女兒筆子 Pufako 歟。筆子不能酬他的愛，却和他的情敵——雖是同學——松岡穰結婚。久未被棄，乃一洩其失戀之苦於他的長篇小說『螢草』。於楮墨之間，對他的戀人和情敵復仇，頗爲痛快。此小說連載於早之四年前的時事新報，盛得一部分讀者的同情，稱其小說爲『失戀之聖書』。我當時居茗荷谷町之法南經理處，也爲愛讀之一人。時東京生活爲日尙淺，除二三冊教科書外，迄未嘗接日本文壇新進作家的作品，接之則自『螢草』始。故無論久未氏藝術家價值如何，要與我爲因緣的文學者。至久未氏對於戀愛之態度，有斥其欠真摯深刻，謂其作品亦近於戲作者之所爲者，是殆久未氏性格之弱使然也。

明治文壇中的，國木田獨步則代表強者之一面。獨步方明治二十八年，

中日戰爭時，以國民新聞記者資格從軍，歸後，愛了一個女子，名佐佐城信子者，一十六七歲的，楚楚可憐的少女也。那女子也號稱愛了他。然中間有非常的阻力。他千辛萬苦，排去許多阻力，卒和那女子結婚。方謂戀愛勝利，可與其戀人白頭偕老于山陬海涯，乃同居，未五月，而誓以終身相守的新夫人，忽不告而去。卒至離婚。當是時也，國木田獨步所受的失戀之苦痛，有非久未君所解言者。而他對於苦痛，徹頭徹尾，取『面對面』的態度，徹頭徹尾，主張『戀愛為犧牲的，非交換的』。徹頭徹尾，愛惜他的戀人，未嘗藉文學造新戀人以慰情，苦舊戀人以快意，蓋非真摯深刻如獨步者難能矣。滌非之所為，殆學獨步耶？雖然獨步之態度委婉而森嚴，纏綿而決斷，決非如滌非之委曲求全，一至如此者。試舉獨步的『不欺日記』（編者改名戀愛日記）中最後的兩日，可以知也。



八日(明治二十九年五月)日

我過去的生涯，決不能謂之真摯的，決不能謂之謹慎的，嚴格的。一個放逸，浮薄，狂熱高慢，所思多而空，所行少而弱的生涯耳。

我知道我的靈魂之偉大，而同時看見我的情熱之過於放逸。

我之愛信子也，至今不變。然我愛他的方法，決不能謂之完全。我的愛殆爲迷溺的不健全的。一言以蔽之，我前此的生涯，決不謂之科學的。我不知道尊重我的使命。我知道生命之爲物之神祕莊重，而不能感。我今日的苦惱，殆天所以大戒我者。殆使我反省過去一切，而悔悟之的高丘。

我有求自然之自由，人情之和好的「詩的狂熱」而乏包於自然中間的人類之處世上的「深玄的反省。」

人皆有可以殺掉他的靈性的狂熱。

世亦有殆無狂熱的人，狂熱是一種力，善導之，能使人爲肉以上的活動。然動輒殺人之靈性之真發達者也。是這個狂熱，我卽這個可悲的實例之一。

浮誇放逸的生涯，不可不於此終結，不可不以苦惱之力殺之。現在是我的生涯的回轉期了。我從前祇知道空喊，却沒有默戰！笑與人語的時候太多，泣祈於神的時候太少。我的心是一塊高尚，而鍛鍊不足的熱鐵。雖然此次的事，豈非鍛鍊這熱鐵的大槌嗎？我的愛力之活動，極爲稀薄。要之對於信子愛還不足，我的腦中苦痛不絕，此種苦痛亦無時可癒。然以爲最良而唯一的療法，實爲入更高的愛，卽入『非交換的愛』。戀愛而爲交換的，則品不高，誠不深，淚薄而血濁。

信子與我戀愛既深，遂排辛苦兩結婚。今信子乃捨我而去。然余之愛彼

女，真實不亞於前。甚且過于前者，然決非交換的也。

我很祝她的心發達。祝她莫逐虛榮之夢，祝她的品性日趨於高貴。（  
下略）

### 九日（全前）

自作此日記之最初，以至今日，已三年三月九日矣。我的生涯，不可不從此一變。與其孤吟獨語寫回想記，寫苦惱記，作日記。何如讓過去爲過去。一心不亂的開拓我的新生涯。所以我的日記，便於今日擱筆。希望在前面。過去，去！勸勵活動和計劃來！追想，低徊，獨語，去！

滌非！速去一切的虛偽，一切的勉強，來求真實爽直的生活罷。追想甚麼，低徊甚麼，獨語甚麼，更招待甚麼，『會計』甚麼，更望升甚麼途，見甚麼天，

快勉勵活動，計劃起來罷。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今日起居如常，天氣晴爽，是好秋天也。

對於『燁子』事件日本社會頗多有興味的解釋。或比之易卜生劇中的那拉 *Nora* 或比之脫爾思泰小說中之安那卡連納 *Anna Karenna* 前者我也是那樣說過，因為就事件的外表觀之，也有相似的地方，不覺連類及之。閱國民新聞載羽仁元子女史的意見，謂白蓮女史事件，暴露了兩個缺點，非可與娜拉同日語。其說頗嚴正可聽，舉其大旨曰：

『批評白蓮氏之行爲時，人必聯想易卜生的娜拉。然事有不可同日語者：第一娜拉別其夫家之先，夫妻生活，固愉快可羨。僅因一事發見其夫對

於愛的態度，非以己爲人類，而玩物視之，乃大傷其自尊心。同時毅然決然，捨其良人，捨其愛子，投其身於自由而不安定的天地，不復貪歡愉之夢。那一種自覺與勇氣，真值得我們精神的賞贊。然白蓮氏，今次之行爲，乃大不然。無論其結婚之動機，及其當初如何。但讀白蓮氏自己的歌集中，所收數百首咀咒生活之歌，可知他老早承認他和伊藤氏的結婚生活之虛僞。然這一種不滿足的生活，竟能耐忍至十年之久，則不言可知伊藤氏與白蓮氏兩人之間，必有一強韌之韁勒；其韁勒在伊藤氏則爲與貴族開親的世間的名譽，在白蓮氏則使他一面怨語愁吟，而一面又不能不迴身就抱之黃金的偉力耳。十年間怨語愁吟，直到有了新愛人，這纔與舊夫爲別。比起易卜生的娜拉亦何沒有氣概。

『再則白蓮氏自身已經是虛僞的結晶。她最後別她的良人，還事事面

從說『月底回家』乃口血未乾，便發表離婚書狀，此與下女之叮嚀，送其主婦外出後，私役別家者何擇！真正自覺的新女人，必不幹這樣自傷人格的卑怯事。與其面從而心違，何若効娜拉之所爲，正堂堂對伊藤氏說，『我們兩人是這樣忍耐下去，永非幸福』而請求離別呢？至於白蓮氏離婚書之內容，頗帶復仇的，嘲笑的，侮辱的，意味。有類舊來蛇性的女人之行徑，尤非今日知識階級的婦人所宜出。

『要之舊女人的缺點，在知虛僞而不卽解，見正義而不卽爲。一面對於現代生活，洩其不平，一面仍無可奈何的過去。新女人的缺點，則在對於戀愛濫用自由。這新舊兩種缺點，白蓮氏實兼而有之』云云。

上面的議論，不能謂能服白蓮女史之心，滿吾人之意。要之，日本女人的社會觀察，已能由感傷的進於理智的，可以見也。

後者的解釋爲三島章道君所倡，此君近襲子爵，頗愛文藝，研究近代劇頗熱心，曾組織『友達座』演梅特林的靜劇。此君之名於我有灰惡之舊感。然對於白蓮女史事因而攻擊日本華族的小姐們，非人類的教育，頗可傾聽。我們中國的小姐們，也還有須得當頭一棒的呢。三島氏的意見大旨曰：

『以性格，年齡，趣味，階級，都不同的兩個異性，爲富與門閥的交換的結婚。一旦醒覺，想要赤裸裸的度人類的的生活，其結果當然如此。所不解者，以白蓮女史之敏感聰明，又嘗過離婚之苦，又當二十七歲理智明晰之年，何以不懂這個明明白白的道理。』

『我國此次的事，使我想起女子學習院出來的小姐們，他們至今還多沒有人類的自覺。自己不能處理自己的事，以依賴人家爲『上品』聽去像很好其實自己立定脚跟的世界，一個也沒有。』

『燁子君事件與脫爾思泰翁的名作『安那卡連納』的梗概頗相類。』  
 即有女子名安那 Anna者嫁一年齡相差甚遠的俗吏卡連納爲妻，夫婦  
 間生了一個兒子，同棲好幾年之後，卒破其曼無理解的夫婦生活，和一少  
 年軍人名烏隆思奇者出奔。脫翁之意在表現不以戀愛的，不合理的結婚，  
 其結果如此。我因此同樣認燁子君之離伊藤氏出於同一之不得已。獨怪  
 聰明勇銳如燁子君，何以不能堂堂正正親向其夫爲離婚之請求，而必表  
 之書簡，委之於他人。（山本氏）殆亦留有華族的小姐氣質者耶？茲深望  
 其脫小姐之殼，而爲堂堂的人類，以開拓其新生之路』云云。

雖然無論遲早，燁子畢竟自覺了，畢竟打破他十年來的虛僞的生活了。  
 其打破的方法之巧拙，雖有可論，是亦過渡時代的女人所難免者。無論其  
 前此爲娜拉也好，爲安那也好。他既已入了自覺的第一步，則看他新路的



走法如何耳，我則敢借我的漱漱祝白蓮女史的前途多福。

今日讀賣新聞上傳評論家野村隈畔君（二十八）於月前捨其妻女飄然他往。據探訪的結果，云他和一個二十來歲的美人相愛。現在匿居千葉某地。他的友人等很怕他有情死之虞。因爲他素抱悲觀，曾有一次圖自殺未遂。

隈畔君是一個很真摯很努力的人，他二十五歲以前，還在鄉裏當土百姓。後來纔居東京習英德文，治哲學。他沒有甚麼學歷，一切都是自學的。曾着過一本書叫做『自我之哲學』。我曾略略看過，他是做博士論文提出的。此外我對於他除散見於各雜誌的論之外，沒有別的深刻印象。哦！他鬚鬚今年以筆禍入過獄。發表過獄中記。不料他會也幹出這樣『時行』的事。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三十日

今日依新歷是俄國大文豪杜思脫意福斯奇 Feodor M. Dostoyevsky 的百年祭。關於杜翁的生年有謂爲一千八百二十一年者，有謂爲二十二年者；然依學者種種攷據，知二十一年爲正確。又關於誕日大抵都作一八二一年十月三十日，似卽今天。然當日俄國所通用的歷法與今日世界所通用者不同，換算之，當爲十一月十二日。則杜翁正確的百年祭當在本年世界平和恢復紀念之後一日。亦卽此次華盛頓會議開會後一日也。

本日讀賣日曜附錄，載內田魯庵一篇紀念杜翁的感想文，頗有興味。茲記其第一項及餘談。第一項述日本最初讀『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的人。爲告川常一郎，此君任最初的外國語學校俄文科的教師。爲日本俄文學的先覺。明治十四五年留學俄國的時候，彼得堡大學一教授問

之曰：「你讀過杜翁的罪與罰罪沒有？」他答曰：「沒有讀過。」那教授說：「那不成！不讀罪與罰從那裏去理解俄國。」他從前也常常聽見俄國人說過罪與罰的書名，於是馬上買一本來讀。可是讀了一點兒覺得沒有趣味，也就丟下了。

◇

過了幾天，從前那大學教授又問他讀了沒有？他答曰：「讀是讀了一點兒，因為沒有趣味，中途丟了。」那教授又問：「怎麼樣讀的？」他說：「怎樣讀的？小說自然是晚上睡覺時讀的。我一面睡一面讀的。」那教授聽了便佛然曰：「那不成！那種讀法不成。那要像讀聖經似的，於頭腦清晰時，正襟危坐一字一句的精讀。」

「讀小說要正襟危坐，」他聽了不覺好笑，便索性不讀了。然而到處都遇着人家問他讀過『罪與罰沒有？』若說沒有讀過，人家都對他做出不足與談的樣子，他急起來，勉強照學校裏的先生所說的，把那小說端端正正的放在桌上，不管他有趣無趣，像讀教科書似的，一字一句呆呆讀去，約讀了一百頁，漸漸等不得，卒以兩三天的工夫，一氣讀完。讀完了，因為那大學教授，述他讀後的印象，謂罪與罰畢竟和普通的小說不同，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深刻感。那教授聽了說，「如何！」其實他第一次讀完的時候，渺渺茫茫，還是沒有捉到真味。直到後來再讀兩三遍，纔真感杜翁之偉大云云。

餘談的最後曰：

「日本僅以五十年間的努力，為舉世無比的大進步，今豈止為五大強國之一，且進與英美鼎足有五分天下之勢。然其國內鐵道初不過一萬哩。

其誇示國人的火車，乃不及歐美的三等車。其中未嘗沒有開口近代閉口近代，髣髴與大陸文豪相伯仲的，擬似藝術家，然其作品所與人的感激，能及大陸作家九年之一毛者殆無有。帝都東京的一等道路，泥濘有如田沼，使人疑其果爲 City 抑爲 Village。建築，演劇，音樂，既無一可觀，足以使世人嘆爲不愧五大國之一的文學，亦不知見於何日。近年來日本人動輒譏俄人之蒙稚，然俄國勞農政府，以官板刊行脫爾思泰與杜思脫意福斯奇的全集，頒於全國。而日本則依然以文學爲不良少年之玩具，加以輕蔑。亦何相差之甚。以文化言之，日本與歐羅巴之距離，殆隔二三世紀，蓋不止五六十年也。」

內田君最後的斷語雖痛切，然未嘗非過甚之詞。我一回顧中國之文壇及他藝術界真感痛無他。國內新者纔有萌芽，舊勢力又次第恢復，同時似

是而非的新者，又混新者之珠，授舊者以柄，弄成現在這樣一個混沌狀態。豈止與兩歐文界之距離，相隔甚遠。即欲趕到日本的現文壇，已非易事。國民武力不足以勝人不足爲恥。獨至四千年來，誇示世界的文化力，竟頹敗拙劣，一至於此。吾人不當引爲二十一條以上之奇恥，而思所以雪之耶？雖然責無傍貸，吾儕努力矣！

將午得一號外云京橋區木挽町之歌舞伎座於今朝七時二十分，由電氣室發火至八時十分纔鎮火，全部燒失，捐客額達五百萬圓云。該劇場全部用檜木做成，完全日本式。民國七年九月五日之夜，我嘗在這個劇場看過島村抱月氏監督須磨子主演的『沉鐘』與『故鄉』。當夜須磨子扮『沉鐘』劇中的『綠天德籟』最後一幕。着婚服，手花束，拖白紗，由山花潦亂的

森林中，徐步出來，歌哀婉欲絕之戀歌，至今還我極悠永的印象。而出場後，那人由木挽町出銀座，那一帶雨聲，人影，燈光，也耐人尋味。雖然島村氏之藝術座，殆以此次爲最後之活動。是年十一月五日島村氏忽焉長逝，其明年之春夜松磨子亦殉情於藝術座的事務所。至今年今月今日則當日歌舞笑啼之舞台亦付之一炬，誰謂人命之脆，松檜之堅，歌舞之地之可以百年耶？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三十一日

秋之朝。

手兒搖，

髮兒飄，

步出郊頭，

薔薇之路

蓄薇之路

秋之朝。

長堤呀，

小道；

風吹着，

秋草。

「愛人啊，

莫過！

草長呀，

露多！



林深啊，

露重；

被晨光啊，

如夢。

滿郊的。

諧調，

鷄鳴呀，

鵲叫。

薔薇之路

「愛人啊，

快來看！

一抹曉雲間，

白頭山！

晨起老大邀出散步，上打靶場堤上一望，野草就枯，晨露未晞，朝日皓皓，使人目不能仰視。小林爲曉霧所籠，日光射之，如夢之初醒。過寬坪登左邊堤上，將由此道出土山前，堤高徑窄，艸深露重，我止漱漱莫行。與老大扶之下，沿堤下小道而行。草雖稍淺，而露則愈重。出打靶場，俯身一看，則靴光如洗，兩褲腳盡濕矣。我鼓勇登上山，老大止我，則發半山而止。返身四望，朝陽之下，村鷄和野雀共鳴，林霧與炊烟四合，不覺嬉然自忘。老大漱漱催不已，乃扯着荻草徐徐探足而下。同入大道，遠望西北有白頭高聳於天半微雲

之間者，嘻！是非吾等日日欲望而不得之千年富嶽耶？我急催他們同過鐵道登戶山原以是地較此爲高，且寬平，無雲樹之遮阻，或看得更真切也。及至則平林漠漠，曉烟如織，廣原亦爲曉烟低鎖，仰視天末，白雲不見，更莫問富士山何處矣。歸後七句鐘。

白蓮女史離伊藤家之後，遂成社會評議之的。今晚朝日夕刊復載有一燐子事件之反響，『係由讀者之投書四百十二通歸納而成者，謂燐子事件既首經我社報出，引起社會各方面異常之反響。讀者之投書，至今日達四百十二通，舉其內代表的百二十三篇，大別其內容則對於燐子的行動，反對者五十五，贊成者四十三，由中立的地位，下批評者二十五。更細別之，反對者之難點以（一）得了情人之後，（二）公表離婚書，（三）於同棲十年後等爲理由者占十分之一·五，以戀愛至上主義與厨川白村博士之戀愛

觀相連，而同時排斥之者，約占十分之一。以肯定之者爲承認姦通與社會以惡影響者占十分之四。徹頭徹尾視爲一市井之情事，至以新聞之故別爲多事者，約占十分之三·五。惟此等反對論中約半數，皆溯燁子結婚之當時，而攻擊之者，一半於那種結婚深寄同情，爲很可注意之點。贊成論則以爲無理解之結婚的當然的結果者，占十分之五，以伊同棲十年之後尙敢出此勇敢之態度爲可賞者，約占十分之三。痛罵日本之結婚習慣而責備其周圍之人者，約占十分之二。然贊成者亦有多少不嫌於燁子所取的態度，無條件贊成者殆極少數。是亦可注意之事。其他以中立者的態度，以之爲社會問題，而施嚴正的批評者篇數雖少，而觀察較深刻者頗多。以投書者之性別之，則婦人僅占全數十分一弱，而此十分一弱的婦人的全數中八分，皆爲反對論者是亦可注目云云。實際白蓮女史事件之價值，不獨

事件之本身使我添多少詩材，多少教訓，而由此事件所生之各種反響，皆足以藉悉日本社會對於男女問題社會制度等之思想之傳統與進步焉。剛記此條，忽得至友李初梨君自熊本來片，中亦涉及白蓮事件，問我對於此事如何觀察。而自謂『我爲無條件的同情之者。』其言曰：

「世間非難白蓮女史的行爲者，光景有兩點：一種是想把他當作一種藝術品，始終供在『赤銅之殿』，一種是不該一方做人家妻子，一方與他之青年男子相戀愛。然而他第一是人類一切由深切的人類性發出來的要求，都應該承認……」

以我那樣的性情才氣的初梨，其無條件的贊成，自亦意中事，然讀至最後自嗟其生活之寂寥，謂『書本於我已無甚魅力。我急切求着甚麼東西』云云。我不覺望着我的漱漱微笑。

午後老七搬家，老二來，同食晚餐。午前漁父來，老大漱瑜等以二元三千錢購河蟹一簍，大小凡四十餘隻。中食吃了十二隻，晚上人多，嗜蟹者亦不止一二人，蟹數因倍之。我雖不大嗜此，然亦盡巨蟹三也。

